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二刻
拍案驚奇

〔明〕凌濛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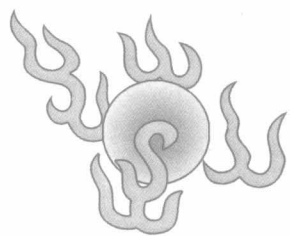
重慶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二刻
拍案驚奇

「明」凌濛初 著

熊宪光 校点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66-5942-3

I. 二… II. 凌…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2237 号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二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 著

熊宪光 校点

封面题字 庞存周

责任编辑 陶志宏 傅天琳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5

字数 524 千 插页 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942-3/I · 1122

定价: 35.00 元

前言

明末崇祯年间，凌濛初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相继问世。这两部小说集世称“二拍”或“两拍”，在文学史上与冯梦龙的“三言”齐名。但有所不同的是，“三言”中的作品，含宋元话本和明人拟话本，“二拍”中的作品则全是拟话本；“三言”多为冯梦龙取自“宋元旧篇”或明人拟话本编撰而成，本人创作者少；“二拍”则是凌濛初本人的创作。

凌濛初（1580-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又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出身仕宦之家。祖父凌约言，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凌迪知，嘉靖丙辰（1556年）进士，授工部营膳司主事，后历任定州府同知兼普宁同知、大名府通判、常州府同知。凌濛初十二岁考中生员，十八岁补廪膳生。四十四岁入都就选求仕，至五十五岁，乃以副贡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清盐场积弊。六十三岁，任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次年入何腾蛟幕府，献《剿寇十策》，又单骑说“土寇”来降，以功授楚州监军僉事，不赴，仍留房村。崇祯甲申（1644年）正月十二日，当李自成部队兵临徐州时呕血而死，时

年六十五岁。

凌濛初少壮时累困科场，抑郁不得志，曾作《绝交举子书》，一泻胸中愤懑。凌氏有家学渊源，世代从事著述，尤好刊印图书，选本审慎，刻印精工，时有“凌版”之称。凌濛初继承家学传统，著有《圣门传诗嫡冢》、《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及戏曲《虬髯翁》、《颠倒因缘》等。但其最大的成就则是编刻通俗小说。他继冯梦龙“三言”而编刻的“二拍”，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凌濛初于四十八岁时居南京，编撰《拍案惊奇》。次岁，即崇祯元年（1628年）《拍案惊奇》初编（即《初刻拍案惊奇》）刻成。五十三岁时，《拍案惊奇》二编（即《二刻拍案惊奇》）刻成。

《二刻拍案惊奇》，凡四十卷。但其第二十三卷乃重印《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而其第四十卷《宋公明闹元宵》又是一部杂剧，并非拟话本，故“二刻”实有拟话本三十八篇。

凌濛初编刻《拍案惊奇》，并非旨在猎奇，而是良有深意。《初刻拍案惊奇》卷首载刊行者金闾安少云之言曰：“即空观主人胸中磊块，故需斗酒之浇；腹底芳腴，时露一齑之味。见举世盛行小说，遂寸管独发新裁。摭拾奇邪，演敷快畅。原欲作规箴之善物，矢（誓）不为风雅之罪人。”这就是说，作者编撰其书，不仅是发愤之作，而且以风雅教化为宗旨，意在规戒世人。故作者在该书《凡例》中特别强调：“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这说明作者并非游戏笔墨，确实是有所为而作。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自述其写作原委道：“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表明了其选材注重现实生活中出乎“常理”之奇情异事，而非刻意搜奇猎怪。针对“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时弊，作者有意效法冯梦



龙所辑“三言”之“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耳已矣。”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意图非常明确。既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奉“三言”为范本，以“存雅道”、“著良规”为宗旨。其实，作者在《凡例》中特意标明的“主于劝戒”，便与“三言”之所谓“喻世”、“警世”、“醒世”如出一辙。这无疑体现了作者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至于“拍案惊奇”之命名，古今杂事之选材，虚实参半之创作，都无非是“新听睹”、“佐谈谐”的艺术手段，既突出了话本小说的特征，又有助于实现寓教于乐的创作目的。

《初刻拍案惊奇》刊行后，出乎意料地畅销风行，有如“翼飞胫走”，使作者感慨不已。于是继续创作，“聊复缀为四十则”，推出《二刻拍案惊奇》。作者在本书《小引》中再加强调：“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幻，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这说明，“二拍”的创作意旨是基本一致的。

“二拍”题材虽多取自前人说部如《太平广记》、《夷坚志》、《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但作者取其本事“演而畅之”，全都经过了加工创作；其中还有一些作品，完全出于作者自撰。所以尽管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却都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礼教的虚伪、世风的堕落、贪官污吏的卑鄙残忍、封建家庭的内部矛盾，以及僧尼道士的淫乱无耻，作品中都有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反映了作者锐利的眼光和进步的倾向。如本书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痛斥当时官宦作恶：“诈害亲戚，侵占乡里，受投献，窝盗贼，无风起浪，没屋架梁，把一个地方搅得齑菜不生，鸡犬不宁。”“做着没天理的勾当”，残害百姓，“人人惧惮”。该卷所写“曾在云南做兵备佥事”的杨巡道，“家富心贪，凶暴残

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卷十《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揭露当时官府鱼肉百姓，敲骨吸髓，“衙门中没一个肯不要赚钱的”。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写阳世间官府黑暗，是非颠倒，“贪官污吏，受财枉法，卖富差贫”；竟是“阳间有理没处说”，反倒“阴司不说也分明”。对“阳间”绝望，而寄意于“阴司”，曲折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深沉愤慨。卷二十《贾廉访履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写贪官胡作非为，官贼一体，“众官做官却做贼”，“官人与贼不争多”。又写贾廉访贪财无行，诡诈百端，竟然欺孤骗寡害至亲。作者愤激地说：“可见财物一事，至亲也信不得，上手就骗害的。”卷二十六《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写教官高广三个女儿，当父亲有钱财可分时，无不相亲相爱；但当父亲钱财散尽，无钱可图时，便人人嫌弃，谁也不愿赡养他。金钱为主宰，亲情薄如纸；“任是亲儿女，还随阿堵移”，深刻揭示了在拜金思潮影响下，认钱不认亲、惟利是图的浇薄世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官场丑态、政治弊端和世道人心，分明是明代末年活生生的现实。作者以古鉴今，借古非今，用前朝前代的故事，讲今时今世的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二拍”中那些说唐道宋的故事，都莫不如此。特别是一些公案小说及反映当时社会种种黑暗与弊端的小说，写得较为成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明末乱世的社会生活画卷。面对这样的肮脏世道，作者禁不住满腔悲愤。

《拍案惊奇》大胆描写爱情婚恋，对于男女之间正当的情欲，毫不掩饰地加以肯定和赞扬。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向传统的礼教大防宣战。这不仅继承发扬了明代中叶以来倡真情、尚性灵、厌道学、反礼教的人文精神，也反映了当时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而日益强烈的市民思想和市民趣味。如本书卷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写元末淮南民家刘姓女儿翠翠，与金家儿子金定，既是同年生，又是同学。二人相慕相爱，以诗定情。翠



翠忠于爱情，不计金家贫穷，不讲门当户对，立志非金生不嫁。父母初时不允，但见女儿态度坚决，转为积极支持，主动找媒人说亲。当说亲的媒妈复命，谓金家“自揣家贫，不能下礼”时，刘家父母说：“自古道：‘婚姻论财，夷虏之道。’我家只要许得女婿好，那在财礼！”公开宣称不重财，只重人，终于将金生招赘入家，成就了这一段美好姻缘。自由恋爱获得成功，有情人终成眷属，小夫妻各称心怀，“真如翡翠之在丹霄，鸳鸯之游碧沼”。其后天下大乱，兵戈四起，小夫妻不幸被拆散，但“死后精灵还归一处，到底不磨灭”。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写蜚娥小姐丰艳绝世，却女扮男妆，入学读书，特改名“胜杰”，意为“胜过豪杰男人”。终于做了秀才，满腹文章，博通经史；且又“自小习得一身武艺，最善骑射，真能百步穿杨”。尤为难得的是，她不拘礼法，自择佳婿。作者不禁以诗赞之：“从来女子守闺房，几见裙钗入学堂？文武习成男子业，婚姻也只自商量”。不仅如此，作者还写蜚娥父亲闻参将得知其女儿自主择夫婿后，也自喜欢道：“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故事中人物景小姐之父也常对景小姐说：“凭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实对我说，我就主婚。”可见婚姻自主的思潮在当时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已得到社会的承认。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一再强调：“人生只有这个‘情’字，至死不泯的。”“要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写一“多情之鬼”，与人相恋。作者宣称：“万物皆有情，不论妖与鬼”；情之所钟，人鬼相通，鬼也重情。这些描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重情欲、重性灵，反传统、反礼教的思想倾向。作品中那些为了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不惜以死相搏的青年男男女女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堪称“新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描写反映了明代隆庆、万历以后，商人强烈要求开放“海禁”，海外贸易兴起，商业繁荣，商人地位

提高，人们对商人和经商活动的看法随之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揭示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给人们观念意识带来的强烈冲击。作者以赞赏的笔调对此加以描绘，其欣羨之情，流泻于字里行间。这无疑是对“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历史传统的颠覆，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如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写当时徽州风俗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作品中多次宣扬“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这个正是我们本等”。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写浙江商人蒋生用“灵狐”所赠药草医好了马小姐身患的癩疾危症，身为缙绅的马父信守诺言，要招他为婿，他谦恭地说：“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马父却说：“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尽管作者对经商和商人的看法较为复杂，但这些描写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兴起的经商热和重商的社会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后人认识明代社会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素材。

“二拍”作为拟话本，乃模拟话本形式之作，自然继承了话本所特有的遗传因子，具有说话艺术的特质。同时吸收了史传文学、诗词曲赋、文言小说、民歌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营养，在情节设置、结构安排、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等方面，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要而言之，可谓奇、巧、活、俗。

所谓“奇”，是指故事新奇，情节离奇，曲折跌宕，引人入胜。所谓“巧”，是指构思巧妙，布局巧合，设置悬念，扣人心弦。所谓“活”，是指形象鲜活，人物灵动，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所谓“俗”，是指口语俗话，明白通俗，清新活泼，感奋人心。总之是贴近现实人生，富于生活气息，迎合听众及读者情

趣，适应了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艺术魅力。

然而毋庸讳言，《拍案惊奇》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如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春花婢误泄风情》，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官馆客》等篇章，充斥露骨的色情描写，反映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宣扬因果报应，神鬼显灵，鼓吹“前生夙世业缘”；卷三十二《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强调“天下事皆前定”、“数皆前定”；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申说万事由命定，“命中所有方真”。至若宣扬封建意识、迷信思想的篇章，那就更多了，勿烦列举。这些封建性的糟粕，必须指出并予以批判。

“二拍”效仿“三言”而作，故与“三言”大体相类，但其思想和艺术在总体上都不及“三言”。“二拍”的封建说教气味更为浓烈，为了突出“劝戒”之旨，往往游离情节，大发枯燥乏味的议论。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小说的形象感染力，令人生厌。小说中那些迎合市民阶层低级趣味的描写，以肉麻当有趣，缺乏艺术的美感，实为败笔。

本书校点所据版本，为中华书局1990年收入《古本小说丛刊》第十四辑的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年间尚友堂刊本的影印本。校点及分段，难免有疏误，敬希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熊宪光

于西南师大亦说居

2002. 7. 8

二刻拍案惊奇 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贋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好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鹜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啸吹笛，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冯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

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摭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由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

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

二刻拍案惊奇 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詎有定价乎？

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恕，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

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

目 录

前 言 (1)

二刻拍案惊奇序 (1)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1)

卷 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1)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卷 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16)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卷 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38)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卷 四 青楼市探人踪 (56)
红花场假鬼闹

卷 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79)
十三郎五岁朝天

- 卷 六 李将军错认舅 (96)
刘氏女诡从夫
- 卷 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112)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 卷 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127)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 卷 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141)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 卷 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161)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 卷 十 一 满少卿饥附饱扬 (175)
焦文姬生仇死报
- 卷 十 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193)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 卷 十 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204)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 卷 十 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217)
吴宣教干偿白镵
- 卷 十 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237)
顾提控掾居郎署
- 卷 十 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255)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 卷 十 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268)
女秀才移花接木
- 卷 十 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293)
春花婢误泄风情

卷 十 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09)
卷 二 十	贾廉访臆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22)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35)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355)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72)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	(386)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00)
卷二十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413)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妹江上	(427)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40)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搦草药巧谐真偶	(453)
卷 三 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467)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480)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492)
	朱天锡万里符名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 (505)
	富家郎浪受惊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518)
	杨太尉戏宫馆客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署女 (537)
	误告状孙郎得妻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551)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566)
	三救厄海神显灵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580)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595)
	侠盗惯行三昧戏
卷四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附) (618)